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微湖情

I251/118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微 湖 情

济宁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济南

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

微 湖 情

济宁地区出版办公室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338千字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

书号 10099·1605 定价 1.20 元

出 版 说 明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始，我省就有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出现过象王尽美、邓恩铭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省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省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我们决定出版《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这套丛书，按我省现行的十三个行政区划进行编选，各自成册，主要反映本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实。

这套丛书，在大量搜集宝贵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着重选编在本省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及某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不可能包括革命斗争历史的全部，许多事件，甚至某些有相当影响的事件，可能仍有遗漏。此外，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环境复杂，年代久远，资料散失，以及有关同志记忆不精确，因而在事实的准确性上不无问题。这方面尽管各地（市）出版办公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但有个别问题仍难完全廓清，某些不同的看法仍难完全统一。

对此，我们一般都尊重作者各自的意见。在目录编排上，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在老干部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下，这套丛书将陆续出版。本书《徽湖情》，系济宁地区革命斗争回忆录，是反映该地区革命斗争史实的。它不但对于了解、研究我省革命斗争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且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目 录

荷花盛开的季节	郑安良 1
狱中斗争	冯 起 19
长青竹	张新华 37
小山战斗的前前后后	赵 杰 50
微山湖上见朱瑞	童邱龙 54
微山湖的浊浪	白 刃 64
威震邹东的陈连长	孙卫东 88
洪波曲	张新华 王志胜 105
微湖情	张世珠 120
依托十八盘, 面向独山湖	彭嘉庆 135
新兵上阵第一仗	张新华 148
记三个游击队员	杜季伟 157
难中	陶力民 165
火烧汽艇	王锡武 174
血战陈新庄	梁清溪 181
湖区“小延安”	胡桂林 199
擒匪记	杜季伟 217
斗岩下	王墨山 225
开辟湖上交通线	孙新民 233
尼山独立营	黄作军 241
护送刘少奇同志过微山湖	张新华 252

压在心底的怀念	杜季伟	256
无声的战斗	聂桂田	263
夜袭孙徐	李乐三 张敬宗 魏壁轩	282
湖西地区反日寇万人大“扫荡”纪实	邓克明	288
武装大请客	孙新民	300
三河口脱险记	卜广来	315
激战故安桥	黄作军	324
三夺军马	张保康	330
神出鬼没毙顽敌	王锡武 张保康	340
微山湖色慰征途	王墨山	347
芦荡伏击	朱兴邦	357
奇怪的战斗	董明春	362
在战火中成长	刘林森	371
不屈的戈山厂	魏壁轩	388
机动灵活的一战	黄作军	396
攻克泗水城，消灭荣子恒	林毅	424
集市夺枪	李自然	435
共产主义英雄陈金合	张明	439
船头日记	王力生	444
羊山战役前后	刘华清	457
羊山集之战	范朝利	469
骑上羊腰	赵金来	477
兗州城下	谢雪畴	485
兗州攻城纪略	高锐	522
战斗在新西门突破口	林智鸣	535

荷花盛开的季节

郑安良

一九三三年，我是一个普通地下党员。那时，夏镇地下党经历了几场风雨，象遍地繁生的芦苇在微山湖畔刚刚扎下根。

旧历六月，荷花刚一鼓嘴，从湖西沛县传来风声：“盖湖厅”（国民党沛县政府）以保护湖产为名，要强令封湖，禁打莲蕊，禁割湖草。消息传来，象一块巨石抛在平静的湖面上，立刻激起轩然大波。

要封湖，直接受害的是沿湖湖民。他们一无土地，二无渔具，全靠两只手打莲扒藕，割草割苇，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他们极端贫困，过着“笑冬不笑夏，光着露着都不怕”的悲惨生活。他们被称为二湖崖上“混穷的”。若封湖，“混穷的”只好象鱼鹰一样扎起脖子等死了。

我们共产党人怎能袖手旁观？夏镇地下党负责人张新庭（现名张光中）同志在三孔桥水火庙小学召集党员开会，商议对策。

天气异常闷热，看样子要下雨了，墨似的阴云象口大锅紧扣在地上，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拖着

苇席，摇着蒲扇，各自寻找着凉爽的地方。我们几个党员却钻进密不透风的小屋，活象进了蒸笼，汗如泉涌。唯独张新庭同志沉静的象一块铁，那双坚定而深邃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他响亮地说：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在斗争前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教育民众、团结民众，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扩大党的影响。同时要注意斗争的策略，把经济与政治、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斗争的胜利！

句句千斤，重重地敲在大家的心上，都纷纷表示：接受党的考验，参加第一线斗争。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微湖。徐海蟬特委大破坏波及到沛县，我们夏镇党的组织也受到严重威胁。叛徒特务象鬼魂似的跟踪盯梢，形势异常险恶，为缩小目标，避免损失，研究决定由我出面领导这场反封湖斗争。

我是当地人，在湖民中有许多朋友，谁家的锅门朝哪，摸个八九不离十；况且我还有“乡村改进会会长”这块“金字”招牌作掩护。上有党的领导，下有民众的支持，还怕什么？我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走出火炉般的小屋，迎面吹来一阵凉风，接着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天边滚过沉雷。

“嗨！好爽快！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张新庭同志吟哦着《海燕》的诗句，一语双关地说。我看到他那双眼睛直望着我，充满了希望与鼓励。

翌日晨，雨过天晴，空气格外清新。我沿着泥泞的新河

堤向南庄走去。一路上，晨风习习，蛙鼓鸭鸣，郁郁葱葱的芦荡碧翠欲滴，生机勃勃的莲叶上滚动着闪亮的水珠，含苞待放的荷花，似一簇簇刚刚点燃的火把，隐隐约约地在无边的湖面上升起……

一阵急促的锣声把我唤醒，接着便是嘶哑的喊声：“看布告了！看布告了！区政府封湖布告……”

“啊！他们真的要下手了！”我心里一怔，急忙加快了脚步。

靠堤临水的山墙上真的贴上了“告示”，赤臂袒胸的湖民正聚在那儿观看，一位教师打扮的青年在念：

沛县七区封湖委员会布告

为布告示，百姓知悉：上峰有令，布告封湖。一切湖产，皆为国有。为利民生，为厚国家，禁打莲蕊，禁罾湖草，莲藕芡菱，尽皆保护。秋成之期，组织采割，分片划定，不得私为。轻税薄利，官民两得。

右列各条，一律遵照！若有违背，严惩不贷！本会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区长 刘泉民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日

象一颗炸弹“轰”的一声爆炸了，引起一片咒骂：

“微湖历来是‘免征地’、‘屯水区’，他们凭什么封湖？”

“这是什么世道，打莲罾草也犯法？”

“当官的黑了心啦，变着法子欺榨咱穷人！”

“奶奶的，这年头，除了放屁没有税了！”

这时，一个光脊梁的小伙子冲上去，一把撕下布告，转身骂道：“日他姐！不让打莲蒿草，叫咱喝西北风吗？阎王爷贴布告——满篇鬼话！”

听，湖民的情绪，象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我心里暗暗高兴。

正嚷着，那敲锣喊街的乡丁冲进人群，指着小伙子的脑门破口大骂：“你小子活腻了，敢撕区政府布告？趁早给我贴上！”

“那个裤裆爬出来的虫，充什么人熊！也不撒泡尿照照。”那小伙子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把布告揉成一团抛在乡丁的脸上。

乡丁勃然大怒，当即把锣一摔，紧紧腰带，捋起袖子，拉开架势，嘴里不干不净地说：“日你娘，猪八戒照镜子，找难看吗？来来来，小余子（当地对湖渔民的侮辱称呼）咱较量较量！”

一语伤众，都替那青年助威：“打！打他个婊子养的，打这个舔腚狗！”

少数怕事的躲远了，人群闪开了空档。我这才看清，那小伙子原来是王志美。我瞟了一眼乡丁，心里说：“乖乖，尿克螂驮块石碑——够你受的！别看王志美个头不高，却有一身好拳脚，十个八个棒小伙子也休想近得身！”

王志美刚强的嘴角上浮现出冷笑：“嘿，穿着马褂子作揖——还想露两手？老子不买账！”

乡丁打惯了人，哪把嘴上没毛的王志美放在眼里，一个

饿虎扑食冲上来。王志美不慌不忙，一闪身来个“顺手牵羊”，轻轻一带，“哇喇”一声，乡丁闹了个狗吃屎。急要爬起，早被王志美踏住了脊背，雨点似的拳头巴掌顿时落在那肉头上。乡丁再也不神气了，没人腔的干嚎。大家乐得拍巴掌。正在这时，王志美的哥哥——王老大，急匆匆地赶来。他怕弟弟手脚没轻重，闯出祸来，急急上前推开志美，喝道：“松手！封潮不封潮的，不干他事。”

乡丁骨碌爬起来，见是王老大，象见了救命的菩萨，又扑倒在地砰砰地磕了几个响头，嘴里连声说：“师父给小的做主……”“啊！原来是你。”王老大故作惊讶，扶起乡丁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识一家人。”

乡丁迷惘地眨巴着眼睛看看王志美，问王老大：“他也在帮？（指三番子）”

“哈哈，沾祖师爷的灵光，都是姓潘的弟兄。”说着王老大从腰里掏出几块“大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塞到乡丁手里，又教训他说：“有难处，尽管吭声，干嘛胳膊肘往外拐？与穷哥们作对？”

乡丁羞惭满脸，握着“大头”灰溜溜地走了。

“大哥，有钱没处使了？便宜那狗！”王志美气愤愤地就要去夺“大头”。

王老大一把扯住弟弟，瞪起眼来：“你懂个屁！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得罪一人，堵一道墙。”

王老大名叫王志成，为人正直，好朋友，讲义气，在潮渔民中深孚众望，人们都尊称他“老大”。记得有一次他正

愁着无米下锅，刚好有个朋友来求帮。他眉头没皱，脱下身上的大褂，换来饭菜酒肉款待那人，临走又送他一张四亩的地契。他在这一带有号召力，因而我来找他。

王老大一看到我，便亲热地拉我家里坐，我们交情厚，没必要拐弯抹角，我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他激动地立刻站起来，乌黑的剑眉一挑：“够朋友，你是农民，事不关己，尚能拔刀相助，我是湖民，岂能隔岸观火？”他一拍胸膛，斩钉截铁地说：“安良，俺听你的，你说咋办咱咋办，跳油锅也不含糊。”

我把组织上研究的意见一亮，王老大喜上眉梢：“中中中！狗犎鸭子——呱呱叫。”

我说：“行船有舵，雁飞有头，唱对台戏，总得有个主呀！”

响鼓无需重锤敲，王老大沉思了片刻，抬起头来眼望着我，恳切地说：“为穷哥们争这碗饭，俺豁上了，只要你信得过俺……”

象三伏天吃了打瓜（一种类似西瓜的瓜）别提心里有多痛快了。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这台戏少你不成。不过，你只能在后台指点。”

“为啥？”老大满脸疑云。

“树大招风嘛，上下二十四闸，谁不知你王老大？你站前台，定会引起注意，那些家伙吹着尘土找裂缝，咱不能不防。”

“这……”王老大咂着嘴，感到为难了。

我朝院子里正在补网的王志美一腴下巴颏，说：“荷花要好，还需叶来配。”

“他？”王老大头摇得象货郎鼓，“太嫩，一掐一包水哩！”

“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瞧扁了。有你老大掌舵，还能翻了船？”经我再三劝说，王老大勉强答应了。

“那就试试看吧。”

利用王老大的声望，当晚就串联了三四十个有血性的青年。一提反封潮，没有不赞成的。大家分了工，有的去各村发动群众，有的去做上层分子的工作。

群众易于发动，因为关系他们的切身利益。上层人物的工作较为难做，情况也较复杂，他们生活优裕，有权有势，有影响，如果抛开他们单独搞，很可能被敌人利用，于我不利。我们仔细分析了他们的情况。这次封潮是区、乡中少数官僚恶霸搞的，一般的乡绅不但无利可图反受其害。只要我们做好工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会同情支持我们，至少也能保持中立。但要搬动这些人物，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不中。我和王老大只好亲自出马。

第一站我们先找了汪玉珠。

汪玉珠是南庄的大户、土财主。年青时家景比现在殷实得多。二十年前曾花了几百两银子在孔府买了个“湖田董事”，想霸占湖田，引起公愤，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从此家景衰败，每况愈下，他接受了教训，极力笼络人心，想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我们利用这一点说服他。他果

然满口应承。他捋着下巴上稀疏的胡子，斯斯文文地说道：

“得人心者得天下，封湖伤天害理行不通。本人不才，愿为民请命。”

我顺水推舟，给他戴个高帽：“汪世兄伸张大义，善有善报，百姓会拥护你的。”

他有些飘飘然了：“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只要用到我处，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以后他帮了我们不少忙，不但动员了他的亲族参加，还拿出看家护院的枪枝支援我们。

随后我们又找了张宝均、傅佑明等十几个有代表性的地主乡绅，他们的态度虽有差异，但都表示支持反封湖。一些原来比较胆小的群众，见乡绅们也参加了，便打消了顾虑，积极行动起来。

一阵紧锣密鼓，好戏就要开场了。不过几天，从夏镇到祁山，从湖滨到湖里，村村户户都行动起来，我们的“封湖委员会”雨后芦笋般诞生了。嗨！第一批入会的竟有上千人。南庄成了“大本营”，群众出出进进比赶泰山庙会还要热闹。我们几个“主持”，忙得不可开交，满把的胡子都顾不得刮了。我们的“封湖委员会”虽没出布告，但大家心里有本账：保护群众的利益，不交税，不入行，不准官僚恶霸插手。

一连五天过去，出奇的平静。“封湖”这件事，好象被一场大风吹走了，人们紧绷的心弦慢慢松弛下来。

傍晚我和王老大几个人一边收拾晒干的莲蕊，一边拉呱。

王老大说：“刘皋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为啥没有动静？”

王志美笑道：“八成怕了，要打退堂鼓。”

王老大摇摇头：“那家伙比鲇鱼还滑，不会轻易了结。”

“再滑的鲇鱼也脱不了渔民的手，大伙一起来，他有日龙的本事也完了吊劲了。”

“你呀，属竹篙的，只会直来直去。”

“刘皋民也不是马王爷，能有三只眼？”

我笑着拉了志美一把，指着湖水说道：“咱湖民有个经验：‘风前湖水平，雨前浪不起。’把这两天的情况过过，你不感到有点蹊跷？”

王志美搔着头皮憨厚地笑了。

不出所料，第二天擦黑，我刚端起饭碗，王老大哥俩一前一后闯进来。看他们的脸色，我就知道出了漏子。

布告一出，区长刘皋民以为万事大吉，熬狗等狼蛋，坐享其成。结果各乡保长按兵不动，落个“长脸”。他利欲熏心，鬼迷心窍，岂肯让到嘴的肥肉轻抛？他搜肠刮肚得了个主意，把他的得意门生——运河乡乡长李锡增叫到夏镇，面授机宜。

有刘皋民撑腰打气，李锡增象吞了神丹妙药，立时胆壮气粗，不知大哥贵姓了。次日清晨，他带着水警队和警察倾巢出动。他们挨村挨户搜查，群众辛辛苦苦打来的莲蕊，被他们抢劫一空，还动手打伤了七、八个百姓。并扬言：敢再打莲蕊，连船一块没收！

王志美越说越上火，立时要找李锡增算账。

“别忙！”王老大扯住弟弟，“他们手中有枪，背后有官，你单枪匹马去闹，能结什么果？”

我说：“对！不能蛮干。既要打狗，又不能叫狗咬着，得想个稳妥的办法。”

我们头顶着头，一直商量了小半夜，主意一定，连夜去各村布置。

三星未落，打莲蕊的小溜子象一群群早起的雁儿飞离湖岸。太阳刚露红，荷花塘里响起歌声：

百里微湖好风光哟，鱼儿肥来荷花香。

轻舟伴着星儿出哟，满船归来雁回翔。

渔家四季无闲日哟，风吹浪打不停航。

一湖金来一湖银哟，官家渔霸全抢光。

……

这饱含着血与泪的渔歌，唤起人们胸中的仇恨，点燃人们心头的怒火。看吧，骄阳当空，晴空万里，翻花迭银的湖水沸腾了，怕热的水鸟儿早已躲进了堤畔的丛林，爱闹的青蛙也藏到莲叶伞下。唯独出水的红莲，昂首怒放，象连天的烽火。

王老大望着赤臂打莲的人群不禁感慨地说：“世上有什么比这更苦？为了打点莲蕊，上有烈日曝晒，剥你几层皮，下有污泥沤脚，生疮化脓。蚊子咬，蚂蟥吸，一不当心，还会被莲梗尖刺划破血口……打来莲蕊晒干晾透，才能卖给药房。一天辛苦，只能换回半块‘大头’，除去吃喝连买盐的钱都不够。这点血汗钱他们还要克扣……。”王老大愈说愈激动，